

JUNSH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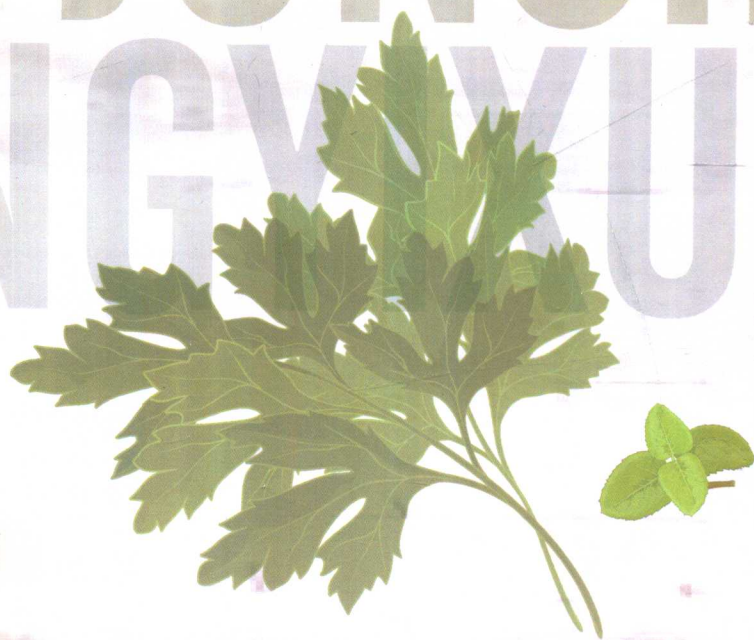
军事

中

医学

ZHONGYIXUE

主编 凌昌全 朱德增 顾 伟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Press

军事中医学

主 编 凌昌全 朱德增 顾 伟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Press

内 容 简 介

本书广泛涉及中医在军事领域的应用,包括在热区、寒区、高原、航海、航空、航天等特殊军事环境中的应用;在疫病(传染病)防治中的应用;在火器、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伤害防治中的应用;在疲劳防护、应激障碍干预中的应用;以及在军事训练伤防治中的应用等。

本书适合军队官兵学习和借鉴,对官兵的身心健康保障、恶劣自然和作战环境的适应和战伤救治等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军事中医学/凌昌全,朱德增,顾伟主编. —上海: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14. 11
ISBN 978-7-5481-0950-1

I. ①军… II. ①凌… ②朱… ③顾… III. ①军事
医学—中医学 IV. ①R82 ②R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20856 号

出 版 人 陆小新
责任编辑 许 悦

军 事 中 医 学

凌昌全 朱德增 顾 伟 主编

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市翔殷路 800 号 邮政编码: 200433

发行科电话/传真: 021-65493093

<http://www.smmup.cn>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华教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8.25 字数: 76 万字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81-0950-1/R·1694

定价: 120.00 元

编写人员

主 编 凌昌全 朱德增 顾 伟

副主编 (以姓氏笔画为序)

苏永华	李 柏	吴良能	陈 喆
周 爽	岳小强	封颖璐	俞超芹

编 委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琳	王丽娜	方凡夫	尤艳利
白玲玲	刘 龙	汤晓冬	李伟红
辛海量	张慧卿	杨 学	杨延龙
钱小路	殷子斐	盛佳钰	舒 适
彭文博	潘静娟		

前言

中华民族是一个文明最早的民族,在遥远的古代,我们的祖先就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中华文化可概括为“兵、医、农、艺”四大类,其中兵学和医学位列第一和第二,是中华文化中的两个重要分支。

中国军事与医学从中国文化中汲取丰富营养,不断发展,各自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论体系。古代军事思想和中医理论思维方式的文化背景极其相似,军事思想是对战争经验的理论总结,中医理论是对抵御疾病的经验升华。兵家重在言兵,但并不局限于言兵;医家重在言医,但并不局限于言医。兵书与医书都广泛涉猎政治、经济、人文、心理等多种要素,富于哲理,注重谋略,给人以启迪和教益。同时,兵家、医家以其博大的襟怀,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相互渗透,融合升华,体现了中华文化具有极强的包容性,生命力和凝聚力。

中国古代的经典军事著作《孙子兵法》和中医经典著作《黄帝内经》的产生距今都已有 2 000 多年,但其中深邃的学术思想,对当今的军事和医学仍有重大的影响和指导意义。兵家通晓兵法,胸中自有雄师百万,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医家精通医理,心中自有方药万千,诊察拟方之中,调摄愈病于内。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大道至简,大道相通。治病如治寇,用药如用兵。把兵学理论与医学理论相结合,使它们交相辉映,共发幽微,触类旁通,在这个领域深入学习、发掘和研究,开辟新的学术天地,有助于创造医学理论的新思维、新方法,从而发展军事中医学。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医承担着中华民族战争史上兵士的健康保障和战伤救治等军事任务。未来的高科技、信息化战争具有突发、快速和高毁伤的特点,中医学从整体观念出发,擅长于调整和调动机体自身的康复能力,这对维护军人生理、心理健康,提高军事作业体能、智能,增强对恶劣自然和作战环境的适应能力,提高对病原体的免疫抵抗能力,具有独特的作用和效果。在新时期军事卫勤事业中,中西医结合,各取所长,相互补充,可以更好的提高军队健康水平和训练伤、战伤的防护与救治能力。

《军事中医学》涉及的应用领域十分广泛,包括在热区、寒区、高原、航海、航空、航天等特殊军事环境中的应用,在疫病(传染病)防治中的应用,在火器、核武器、化学武器、生物武器伤害防治中的应用,在疲劳防护、应激障碍干预中的应用,以及在军事训练伤防治中的应用等。由于编写者的学识及专业水平有限,在各个章节的内容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不断修正、充实和完善。

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陈国良、陈尧忠、陈群平、张鹭鹭的指导和帮助,特此表示诚挚的感谢。

编 者

二〇一三年二月

目 录

第一篇 总论

第一章 概述	2
第二章 简史	15
第三章 中国古代军事理论与医学理论的根柢与渊源	30
第四章 现代科技与社会发展对军事中医学的影响	47

第二篇 中医在特殊军事环境下的应用

第五章 热区环境	62
第六章 寒区环境	78
第七章 高原环境	89
第八章 航海环境	110
第九章 航空环境	126
第十章 航天环境	137

第三篇 中医在疫病防治中的应用

第十一章 概述	152
第十二章 疫病的病因病机	159
第十三章 疫病的诊断	167
第十四章 疫病的治疗	172
第十五章 疫病的预防	206

第四篇 中医在武器伤害防治中的应用

第十六章 火器伤	214
第十七章 核辐射损伤	228
第十八章 化学武器伤害	239
第十九章 生物武器伤害	249

第五篇 中医在军事领域中的其他应用

第二十章 平、战时疲劳的中医防护	270
第二十一章 军事应激障碍的中医干预	280
第二十二章 军事训练伤的中医防治	290

第六篇 中医实用技术

第二十三章 战地常用中药识用	344
第二十四章 中药熏洗疗法	367
第二十五章 针灸疗法	373
第二十六章 推拿疗法	408
 附录 1 军事训练伤常用方剂检索	422
附录 2 战地常用中药图谱	435

第一篇 总 论



第一章 概 述

中医学是研究人体生理、病理、疾病诊断,以及防治和康复的一门传统医学科学。军事医学是研究军事活动条件下,对有生力量进行健康保护、伤病防治、提高作业效能的理论、技术和组织管理的特种医学。军事中医学是研究中医在军事领域中应用的理论、技术和方法,既是中医学,又是军事医学的分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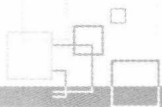
第一节 概念与任务

在史前社会中,古人在与猛兽或部落间的相互厮杀中,就有着原始的自救互救行为,这是军事医学产生的萌芽,但一直到封建社会末期,由于受到生产力和兵器发展的限制,军事医学的科技进展缓慢,基本上只是民间医药经验在军队和战争中的简单应用和自然积累,军事医学特色并不突出。我国在这段漫长的历史过程中,主要由中医学承担着中华民族战争史中士兵的健康保障和战伤救治等军事任务。真正意义上的军事医学,是出现于 20 世纪初的与军事生活、军事环境和作战活动密切相结合的现代医学科学技术。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新式武器装备日新月异,杀伤手段日益多样化和大范围化,形成超前的立体全方位攻击力量,战略技术装备和高精侦测、对抗技术的运用,军队构成加快向技术密集型、智能密集型发展。这种军事发展大趋势要求医学科学阐明和解决种种新的医学理论和应用课题,从而前所未有地开拓了军事医学领域,使之成为医学科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特殊门类。

一、基本概念

从世界范围来看,军事医学主要是以西方现代医学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我国自近代以来,也仿效西方军事体制开始建设和发展军事医学,进行战伤救治和健康维护,保障军队的战斗力。但在近现代战争中,尤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中医仍在军事医学实践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坚持“中西医并重”的医学发展方针,中医一直在我国军事医学体系中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在第一军医大学设立中医系(在第一军医大学移交地方后,中医系迁至第二军医大学),在第二军医大学设立药理学系,作为培养军队中医药人才和进行中医药研究的基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新技术革命推动着人类社会的巨大变革,世界军事领域也在发生一场深刻变革。在新军事条件下,未来军事医学发展战略要针对各种不确定威胁(“全谱”),适应物质、信息、精神环境和海、陆、空、天、电、磁环境(“全维”),实现从兵源选择到军人退役后的全卫勤保障(“全程”)。当前军事医学尚处于健康医学的初级阶段,军事预防医学等代表性学科尚处在发展与完善过程中,但军事变革已经向军事医学提出了军人能力维护和提高的新任务。因此,军事医学应在保持较高的伤病医治水平、加强健康医学建设的同时,积极适



应向能力医学拓展。新军事变革客观上要求军事医学进行观念的创新、研究领域的拓展、大量新技术的应用,以及建立综合集成的保障管理模式等。在西方现代健康医学和能力医学还远远不够成熟之际,根据新军事变革的需求来审视中医学会发现,虽然其理论形成已有 2 000 多年的历史,但其“三因制宜(因人、因地、因时)”的观点、“天人合一(整体观念)”的思想、“以人为本(正气为本)”的理念、“治未病”的实践和辩证论治的诊疗模式,以及在疾病预防和健康促进领域的大量技术和实践,却与新军事变革要求“全谱”“全维”“全程”的医学需求非常契合。

基于以上认识,结合我国在中医、中西医结合领域的优势,我们提出了发展军事中医学的理念,以求在对军事领域的中医理论和成果进行全面梳理的基础上,根据新军事变革的需求,总结中医理论、技术和实践在军事医学领域的研究与应用,努力开创一种新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医学研究和保障模式。

军事中医学是以现代军事医学理论为依据和以中医理论为指导,研究军事活动条件下,运用中医技术、实践和研究成果进行有生力量健康保护、伤病防治、作业效能维护的理论、技术和组织管理的医学。

纵览中国和西方军事医学史,虽然中医与西医的理论不同、预防、诊断和治疗等技术手段各异,但中西方军事医学的任务谱在相同的历史阶段却基本相同。军事医学最初的任务主要是伤病防治,随着时代的进步,军事医学的研究范围不断扩大,除了救治战时的伤病,在平时还要维护官兵的健康,增强其抵御疾病、防治损伤的能力,即使受伤,也能较快恢复,从而保持一支拥有健康合格的军事力量的队伍。在新军事变革条件下,尤其在高新科技逐步融入战争手段、非线性作战而成为战争主要形态的条件下,单凭体能和技能已经无法胜任军事作业要求,战争行动演变成高智力的智力对抗。连续性的作业、持续的睡眠剥夺等逐步成为军事斗争的客观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为保障军事高新技术装备成功发挥效能的关键就是作为操作者的军人。因此,提高军人军事作业的效能,就成为军事医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军事中医学的基本任务是运用中医药理论、实践、技术和成果,为卫勤保障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撑,以保护、再生和提高军队的战斗力。从传统军事医学以伤病医学研究为核心,到现代军事医学开始迈入健康医学领域,一直到未来军事医学向能力医学领域的拓展,军事中医学的发展趋势是在继承和创新中,与现代医学科学技术不断相互融合、相互补充,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医学体系和卫勤保障模式。

二、与军事医学的关系

要明确军事中医学的学科属性,首先要搞清军事医学的含义。军事医学的含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军事医学是指所有医学(包括现代医学、传统医学和民族医学等)在军事活动条件下运用的医学科学。狭义军事医学是特指西方现代医学在军事活动条件下运用的医学科学。由于现代军事医学主要由西方现代医学与军事学等交叉融合发展而来,所以传统上对于军事医学含义的两重性并无太多的论述。

在 1988 年,国家科委和国家技术监督局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表》中,将医学科学与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工程与技术、人文与社会科学并列为五大科学门类,并将医学科学划分为医学、药学、中医学、中药学 4 个一级学科及其下属对应的二三级学科。其中,医学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护理学、预防医学、保健医学、军事医学与特种医学、医学人文学、医学史、医学其他科学等 9 个二级学科;药学包括药物毒理学、药物化学、药物分析学等 12 个二级学科;中医学包括中医基础理论、中医诊断学等 21 个二级学科;中药学包括本草学、中药资源

学、中药鉴定学等9个二级学科。从这一学科分类来看,军事医学是指狭义而言,隶属于(现代)医学学科体系。军事中医学应是中医学中的一个综合性分支学科,主要研究中医在军队军事活动中的应用。

从学科分类来看,军事中医学隶属于广义军事医学,与狭义军事医学则是平行的医学学科。虽然两者在理论体系、诊疗模式和技术手段等方面均存在明显差异,但由于两者服务对象、承担任务和研究目的'高度一致,所以在发展方向上具有趋同性,随着军事中医学与现代医学科技的不断融合与补充,将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军事医学体系。

第二节 特色与优势

军事中医学具有悠久的历史,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它具备了传统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的特点,使得军事中医学具有防治并重、整体调节等诸多优势。

一、特色

军事中医学是中医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的辨证论治是其在认识病因、诊断疾病、治疗与预防方面的显著特色。

(一)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

直至近一个半世纪,现代医学的飞速发展促使我国的军事医学经历了革命性的演变过程,而在公元1840前,我国军事医学的任务主要是由中医学来承担的。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古代军事医学的历史也就是军事中医学的发展史。

军事中医学成于何时,目前尚无直接的实证资料。据考古发现与文献研究,自中华民族进入父系氏族公社,部族间爆发战争开始,军事中医学就随之而出现。可以说早在中医学的滥觞时期,就已经孕育着军事中医学的萌芽。该时期由于铁器的推广,促进了兵器的发展,增大了杀伤力,同时战争频繁而且残酷,战争经验的积累,促使军队的编制不断趋于正规和完善,这些条件均促进了军队医疗组织的建立和军事医学的形成。其主要内容是建立了军事医学制度与设施,如军队中设置了巫医和方士,对伤员的处置也有明确规定,记录了疟疾、霍乱等军队多发病及流行病;对骨折、开放性创伤进行救治,如用金属手术刀和酒对伤口进行处理;对烧伤、冻伤的防治也有记载。秦汉至西晋,中国历史上经历了由分割至统一,再分割至再统一的时期,该时期社会制度、物质文化和科学技术均出现了新的发展高潮,军权也出现了高度集中和军队的高度统一,兵种与武器的种类也出现多样化。同时,政府加强了对屯边军队的战伤救治工作,加强对传染病的管理。至唐代已经建立了军营巡视制度和护理制度。五代时期出现了专职的军医。宋代建立了独立的军中医药院,对军队多发和流行性传染病等的防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如运用药膏外敷、夹板固定和定期换药等方法治疗创伤骨折,并确立了活血化瘀、养血舒筋和培元补肾的三大治疗原则,对军事中医学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金元时期战乱相对频繁,同时随着中医学术争鸣的新局面的出现,军事中医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如“正骨金镞”科成为独立的学科,对多发病和流行病的防治也有很大发展。明清温病学的兴起与外科学的进步极大地促进了军队多发病、流行病的防治与战伤的救治,对于外伤抢救也有较快的发展,如止血带的应用、失血昏厥的抢救、麻醉药的使用、截肢及腹腔手术等。同时,政府在陆军及航海中设有专门的军医,而且该时期

火器的生产也促进了对于火器伤的认识和救治。清代由于瘟疫甚多,促使温病学和卫生防疫措施的发展与完善,如当时已认识到某些疾病系水媒传染,提出了将患者隔离集中治疗的防治措施。

19世纪以后,随着现代医学尤其是现代军事医学思想与方法的传入与交融,为军事中医学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军事中医学进入了全新的阶段。目前,中医学中大量自古沿用下来的卓有良效的治法与药物仍在我军医学实践中广泛应用,如针灸、推拿、正骨及各种内服外用的方药等,而且,军事中医学研究人员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取得了大量新成果。如根据新军事条件下未来军事医学发展的需要,积极研发抗疲劳中药,研制海、陆、空、天、电、磁等现代军事环境下用于人体防护的中药新药等。

(二) 整体观念,天人合一

中医学以气一元论哲学体系为基础,以天地人“三才”为立论基点,强调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人与自然、社会是一个有机整体,整个世界处于一种高度和谐与协调之中,即“天人合一”观。同时,以阴阳五行学说阐明人体脏腑组织之间的协调完整性,以及机体与外界环境的统一关系,从而形成了独具特点的中医学的整体观念。中医学把人体看作是以五脏为中心,脏腑与肢体、官窍等有机联系的一个整体,把人的形体和心神看作一个整体,同时认为四时气候、晨昏昼夜、地理环境等因素对人体生理病理有不同程度的影响,既强调形体与精神的和谐统一,又重视机体与外界环境的统一性。

中医学认为,疾病是在一定条件下,外感或内生的病邪(同现代医学的病因不同)同人体正气相搏,从而导致机体阴阳、气血、脏腑功能的失衡而呈现的异常状态。在疾病的诊断与预防过程中,强调诊断病证必须结合致病因素和人体机能状态进行全面考察。对疾病所产生的所有症状,都不能孤立地对待,应运用四诊的方法,联系到四时气候、地理环境、生活习惯、性情、体质、年龄、职业等,全面了解病情,加以分析研究,把疾病的病因、病位、病性及致病因素与机体相互作用的反应状态概括起来,然后作出正确的诊断和治疗,提出预防调护的措施。如不同季节常见致病邪气不同,春季多风,夏季多湿热,秋季多燥,冬季多寒;我国的自然环境南热北寒,东湿西燥,不同地域气候不同,其疾病谱也存在明显差异,所以夏季东南地域常见腹泻、湿温等湿热病证,而秋冬西北地域则常见痹证、冻疮等风寒病证。

总之,中医学的“天人合一”观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一致,人和自然有着共同的规律,人的生长壮老受自然规律的制约,人的生理病理也随着自然的变化而产生相应的变化。人应通过多种手段积极主动地适应自然,以预防和治疗疾病。

军队的驻守、训练、作战、生存和其他军事活动总是在特定的环境中进行的。其寒区、热区、高原、海域、荒漠、自然疫源地,以及电磁和太空等自然环境、密闭空间、人工电磁环境等人工特殊环境对军队人员的身心健康和军事作业效能均存在明显的影响。如高原环境下缺氧,高寒等自然环境不仅影响军队的作业,还往往给军队人员的健康带来危害。如何应对和改变特殊军事环境对作战部队的负面影响是现代军事医学面临的重要课题,但目前军事预防医学、军事环境信息医学都还处在起步阶段,很难在短时间内获得突破性进展。但中医学在“天人一体”观指导下,可根据作战人员所处特定环境的病因及症状,运用辨证论治的方法进行防病治病,往往可以取得较好的疗效。如针对军队人员在高原环境下出现的呼吸困难、乏力、发绀等症状,选用具有益气活血等作用的人参、黄芪、西洋参、丹参、红景天等药物进行治疗和预防,取得显著成效,并研制成功军特药物装备一线部队;又如航天环境既有失重、超低温、强辐射的太空环境特点,又有振动、噪声、化学污染及狭小空间隔离的航天舱的人工环境特点,往往会导致航天员出现血压不稳、心率

加快等心血管功能紊乱症状,以及头痛和睡眠障碍为主的神衰等症候群。已故国医大师王绵之教授根据中医理论研制的“太空养心丸”能够显著改善航天飞行急性适应期的心血管功能紊乱,并且对失重引起的空间运动病等具有良好的预防作用,还有助于提高机体整体抵抗力。

现代战争中,对于新式武器的无限发展,作战人员的心理潜能是有限的,故在现代战争中人的心理因素越来越受到重视。心理战武器会产生强制性心理损伤,未来战争中的声、电、波等新型武器也会对人的心理产生巨大的威慑和杀伤作用,给参战人员带来记忆衰退、头昏眼花、头痛、不明原因疼痛、恶心、睡眠障碍、注意力不集中和情绪障碍等心理疾患。目前,现代医学多使用抗抑郁药、镇痛剂或安眠药等进行对症治疗,以控制个别患者突出的症状,缓解其不适,同时由心理医生用精神和行为疗法进行辅助治疗,但目前的整体疗效却并不能令人满意。相对而言,中医学形神合一、情志相胜及辨证论治等理论和实践在治疗心理疾患方面具有更大的优势,医生可以通过环境调适、饮食调养、语言诱导、情志相胜、针灸调节、药物干预的多种手段进行干预,从形体、精神两方面入手进行综合治疗。

(三) 辨证求本,灵活施治

辨证论治,既是中医学认识和治疗疾病的基本原则,又是诊断和防治疾病的基本方法,是中医学学术特点的集中表现,也是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基本特点之一。其本质是对疾病处于某一阶段的各种临床表现,结合环境等因素进行分析、归纳和综合,从而对疾病的致病因素、病变部位、疾病的性质和发展趋势,以及机体的抗病反应能力等所作的病理概括。相对于现代医学的群体化诊疗模式,辨证论治是更具有个性化治疗意义的治疗原则。

辨病论治(根据疾病的发病特点和规律确立治法主药)与辨证论治相结合是军事中医学的一大特色,两者相辅相成,既能正确处置群体性疾病(辨病论治),又能根据军队人员不同的个体特征而灵活变通。例如,当流行性感暴发时,现代医学通常给出统一的防治方案,但从中医辨证来看,其病因则有风寒、风热及寒湿或湿热等的不同,在防治上则需要根据不同的邪气确立不同的治则,选择不同的方药,这种个体化的方案,兼顾到病邪及个体体质因素等差异,可以有效提高整体的防治效果。

在未来战争中,新概念武器越来越多,新概念武器杀伤从表面和脏器向细胞分子损伤发展,具有杀伤破坏因素多,伤害严重、复合性伤多、部位广泛、并发症多、继发或合并精神性伤害等特点,现代医学需要联合内科学、外科学、环境医学和心理学等多学科进行治疗与防护。相对而言,军事中医学的整体辨治具有集中、高效、身心并调等特点。同时,新概念武器的发展依赖于高新技术,其治疗和防护研究需要以新概念武器的生物效应研究、损伤特点与规律研究为前提,因其致伤机制与手段多,涉及技术范围广泛,故救治原则与措施往往具有一定的滞后性。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中医学的辨证论治恰好可以部分地解决这些问题,通过分析伤员的症状表现来推导病因病机,以及时全面地指导伤员救治。另外,新概念武器伤的远期效应明显,但其损伤的病因与机制却多不明确,受伤人员常常伤病并存,军事中医学的辨证论治、扶助正气、整体调理等特色正是解决此类问题的有效途径。

(四) 防治并重,经验丰富

中医学自形成之始就对预防和保健予以高度的重视。在最早的中医经典《黄帝内经》中就有大量的养生、摄生和保命全形等养生保健理论。其中对后世最有影响的就是“治未病”思想,可认为是我国卫生领域“预防为主”战略的最早论述。治未病是采取预防或治疗手段,防止疾病发生、发展的方法,包含3种意义:一是防病于未然,强调摄生,预防疾病的发生;二是既病之后防其转

变,强调早期诊断和治疗,及时控制疾病的发展演变;三是愈后防止疾病的复发及发生后遗症。

军事中医学从发展历史来看,积累了丰富的防治战时、平时疾病的经验,不仅对战伤出现的肢体筋骨损伤、脏腑气血不和等的防治,积累了大量的有效方药和针灸推拿等实用技术,而且对流行性传染病的防治形成了独特的理论和实践,对于中暑、冻伤等特殊环境所致的伤害也有完备的治法方药。如云南白药、十滴水、藿香正气散等至今仍是我军一线部队的必备药物,而推拿、针灸、针刀等常用实用技术也广泛用于军事训练伤的防治。在平时的训练中,根据以往训练伤的发生情况,可以在训练前、训练中与训练后对参训人员进行中医防护与治疗,根据中医气血理论,制定活血化瘀、补益气血等治法,运用中药或针灸推拿,以防止气血瘀滞,不但可以减少训练伤的发生率,减轻训练伤的程度,减轻伤者的痛苦,并且可以促进训练伤的痊愈和防止旧伤复发,这对于提高和保证军事训练质量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于特殊环境中军队人员的健康保护,中医药更具有优势和特色。大量的中药药理实验和临床试验证实,在高原、寒区、热区、航天、航海、辐射等环境下,人参、黄芪、丹参、红景天等药物不仅能减轻人体在这些特殊环境中受到的损伤,更能够提高机体的生理储备,提高或改善机体的免疫与应激能力,从而发挥有效防治疾病的作用。

二、优势

军事中医学具有丰富的预防保健理论和方法,能提高人体综合抗病能力和机体恢复能力,有助于提高军事作业效能。在治疗上强调整体观念,长于因时因地因人制宜,治疗方法具有整体调节的优势,所应用的许多实用技术简便廉验,便于推广与实施,这些构成了军事中医学的优势。

(一) 具有丰富的预防保健理论和方法

治疗和预防是军事医学同伤病作斗争的两个不同而又密不可分的方面,对保障军队战斗力,维护军队人员的健康具有重要的意义。中医学的整体观念决定中医学在临床治疗中不仅注重对伤病的治疗,更注重对伤病的预防,同时中医学“以人为本”、重视正气的发病观也使得军事中医学在临床上既注重驱除邪气,更注重对人体自身正气的扶助。《黄帝内经》中记载了大量预防疾病的理论和方法,提出“上工治未病”,其“治未病”的思想及后世医家具体运用的方法与经验,至今仍然有效指导着临床对伤病的预防。而在我国漫长的战争史中,中医学积累了丰富的战伤救治理论、方法及实用技术。在伤病发生之前,如果做好各种预防工作,积极采取一系列保健措施,可以达到保养身体、减少疾病、增进健康,提高机体生理机能的目的,以防止疾病发生。若一旦发病,应当重视早期诊断和早期治疗,以防止伤病由轻浅而危笃。

军事中医学的预防保健理论与实践在当前的新军事变革条件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例如,流行性传染病既是平时危害军队人员健康的重要因素,更是战时削弱战斗力的重大危害因素之一。因此,对传染病的预防和治疗是军事医学预防工作的重中之重。对于疫病的预防,现代医学多采取清除传染源和注射疫苗使机体产生获得性免疫的方式来达到。但是抗生素的滥用、细菌耐药、病毒变异等因素会使获得性免疫的预防受到影响。另外,尚有新的病原微生物不断出现,基于病原学的现代医学的防护模式往往呈现出非常明显的滞后性和局限性。而中医学在“辨证求因”“审因论治”“辨证论治”原则指导下,通过诊察人体发病后的症状与体征,审证求因,不但可根据中医的疫病理论辨证用药进行治疗,而且还可根据“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思想,非特异性提高人体的免疫力,以预防疫病。另外,军事中医学大量的防治疫病的经验、方法与药物,相对于现代医学基于病原学的预防与治疗更是具有显著的优势。如早在晋代葛洪就在其《肘后备急方》中收录了“辟瘟疫”“辟天行疫病”等治疗疫病的专病专方,其中将药物纳入鼻中以防治疫病,

将药物制成“香囊”佩带于胸前、悬挂于门户以防疫,或将药物燃烧烟熏居所防治疫病等方法,沿用影响甚远,至今仍在应用。唐、宋、金元时代,医家又总结了大量的经验和良方,至明、清时期,中医学防治疫病更是达到巅峰,出现了大量防治疫病的专著和验方,以及治疗手段,至今仍是中医学防治疫病的主要方法。

对于个体的保健,兴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中医体质学说将中医学的养生保健理论与个性化辨治紧密结合起来。中医学历来强调注重人体的差异,强调在治疗中必须顾及体质,养生保健亦需根据体质而选择不同的方法手段。例如,同样的致病条件,有的人感而患病,有的人却安然无恙,而既病之后,患者的表现又各不相同。这正是因为体质决定着对某些致病因素的易感性,以及发病后证候的倾向性,这为因体质不同进行保健防病,优化体质以增强健康提供了重要理论根据。例如,平素阳气亢盛的人易于感受阳热火邪,平时需要在饮食上注重少食辛热、多食甘凉,这样既可优化体质,又可预防感受外邪。

(二) 长于提高人体综合抗病能力和机体恢复能力

众所周知,现代医学是在西方现代文化和科学背景下形成的医学体系,侧重从微观、还原的角度分析问题,因此在对疾病的认识上强调致病因子,治疗上强调“对抗”,其所治为“人的病”,重视祛邪治病。而军事中医学是在我国传统文化和科学背景下形成的医学体系,它擅长从宏观、整体、联系的角度分析问题,在疾病的诊疗中尤其强调“病的人”,强调从扶正和祛邪两方面来恢复机体健康。从军事中医学的角度来看,人体之所以生病是由于“邪气”侵犯,“正气”与之相争,正不胜邪所致,因此,在疾病诊疗中既要着眼于邪气,即“祛邪”,更应注重人体的正气(即人体的适应能力、抗病能力与恢复能力等),即“扶正”。而现代医学由于思维方式、认知方法与手段等决定了其治疗重于“祛邪”轻于“扶正”,相对于军事中医学的治病整体观有其不足。如在某些未知致病微生物所致的疾病暴发时,现代医学更多的采取对症治疗,须弄清致病微生物后才能采取更有效的治疗措施,在预防方面更是无从下手。军事中医学则可以依据疾病的症状特征、流行规律、发病季节等判定病邪的性质(风、寒、暑、湿、燥、火与疫毒等),为易感人群制订相应的预防策略。在 21 世纪之初,SARS、禽流感等重大流行性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中,军事中医学长于提高人体综合抗病能力的优势得以充分体现。对于发生在某些季节或气候条件下的多发病、常见病的预防,军事中医学更是具有非常显著的优势。如暑夏季节,气候潮湿,军队人员易患流行性感冒、腹泻等湿邪为主的疾病,利用具有芳香辟秽功效的中草药制成香囊等形式,既可以有效预防湿邪侵犯人体,又能通过嗅入药物的芳香之气祛除人体之湿,以提高机体的抗病能力。对于疾病后期恢复,军事中医学更是从“扶正”的角度,调补气血阴阳,调理脏腑功能,提高人体的恢复能力,以促进疾病的痊愈,并能有效防止疾病复发。再如骨折的恢复期,军事中医学通常予以活血化瘀、调补肝肾、强筋健骨的药物,可以显著促进骨折愈合,缩短病程。

现代军事医学十分重视“军事作业医学”和“能力医学”,均是主动地结合新医学模式的转变,从生物能量学、生物力学、精神心理学、神经生理学、军队健康等多个方面进行研究,其目的不仅要预防伤病和增进健康,更重要的是要保持和提高士兵的作业效能,科学化提高军队的整体战斗能力。相对而言,军事中医学长于提高人体综合抗病能力和机体恢复能力,既能体现在对军队人员的个体能力的提高上,也适用于群体能力的提高上,既有丰富的理论,更有丰富的方药和技术。在某些特殊环境,如高原、辐射、航空、航海等环境下,军事中医学从增强人体正气入手,通过调畅气血、调整阴阳等手段,保持机体气血调和、阴阳平衡,从而维持脏腑经络的正常生理功能,以达到“正气存内,邪不可干”的目的。这些理论和实践为提高军队的作业效能提供了坚实的保证。

(三) 整体观念指导下的个体化诊疗技术

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是军事中医学的两大特色。整体观念强调人与环境、形体与心神、人体各组织器官的联系性;辨证论治则强调诊断与治疗的个性化。基于这一认识,军事中医学认为,任何伤病的发生、发展与转归,除了致病因素以外,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气候变化、地理环境和个体的体质差异等。因此,在伤病诊疗过程中,必须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对具体情况具体分析,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法。其实质是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的“三因制宜”,即因时制宜、因地制宜和因人制宜。

因时制宜是指由于四时气候的更替对人体的生理功能、病理变化均产生一定的影响,所以需根据不同季节的气候特点,来考虑诊疗用药的原则。如春夏季节,气温逐渐变热,阳气升发,人体腠理疏松开泄,此时即使外感风寒,也应注意慎用辛温发散之品,以免耗伤阴气;秋冬季节,气温由凉变寒,阴渐盛而阳渐衰,人体腠理致密,阳气逐渐潜藏于内,此时若患热证,应当慎用寒凉之品,以防伤阳。军事中医学的因时制宜还应包括特殊军事活动前的身心防护调理、过程中的应激性身心问题的处理,以及战后创伤性应激障碍等问题的处理,这些均可在中医辨证论治与整体观念的指导下进行。

因地制宜是在对伤病诊疗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到不同地理环境对其影响,从而确立相应的诊疗原则。地理环境的不同,人们的生活习惯不同,生理活动和病变特点也有区别,所以诊疗用药亦应有所差异。如我国西北地区,地势高而寒冷,其病多寒证,治宜辛温之药;东南地区,地势低而温热,其病多热证和湿证,治宜苦寒之药。即使不同地域的人患相同的病证,治疗用药亦当考虑不同地区的特点,例如,治疗外感风寒证常用辛温的麻黄、桂枝,在西北严寒地区,药量可以稍重,而在东南温热地区,药量就应稍轻,或者另选性味平和的药物如荆芥、防风等。不同地域尚有与地域密切相关的疾病,如岭南等地多瘴气,其治疗和预防则自成体系。另外,高原、航空、航海、辐射等特殊军事环境对健康和疾病也存在影响,就要根据这些特殊环境的致病规律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如热环境下从事军事训练或作战的人员往往会出现高热应激,发生热损伤,许多具有益气、活血等作用的中药如人参、红景天等具有调节机体免疫功能、抗疲劳作用,可以增强机体对各种有害刺激的非特异性抵抗力,并且也会增强人体耐力,提高适应热环境的能力。而仁丹、十滴水、藿香正气散等更是预防和治疗中暑的必备中成药。

因人制宜强调在伤病诊疗过程中,应兼顾患者年龄、性别、体质、生活习惯等的不同特点,而其治法用药有所不同。如体质是个体由于先天禀赋和后天调养不同所形成的在形态结构、生理功能、物质代谢和性格心理方面综合的、相对稳定的特征,其表现为生理状态下对外界刺激反应的差异性,以及发病过程中对致病因子的易感性和倾向性。个体素质不仅有强弱之分,而且还有偏寒、偏热,以及会有某种慢性疾病等不同情况,所以虽患同一疾病,治疗用药亦当有所区别,如阳气偏旺的人慎用温热类药,而阴气偏盛阳气不足的人应慎用寒凉类药。其他如长期从事某一特殊军事作业也可诱发特定疾病,如水下作业易致寒湿性疾病,在预防与治疗上均应加注意。对于军事中医学而言,因人制宜原则对指导军队人员心理问题的防治也有非常重要的指导价值。例如,对于具有性格内向、敏感及情绪易失控的气郁体质人员进行适时的身心调理,将有利于降低参训或参战人员心理损伤问题的发生率,并减轻其程度。

在整体观念指导下的因时、因地、因人的“三因制宜”诊疗原则,充分体现了军事中医学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在实际应用上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四) 治疗方法具有整体调节优势

中医学整体观念认为,人体以五脏为中心,通过经络系统,将六腑、五体、五官、九窍、四肢百

骸等全身组织器官联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并通过精、气、血、津液,共同完成人体的机能活动,构成人体的各个组成部分之间在结构上不可分割,在功能上相互协调、互为补充,在病理上则相互影响。疾病是致病因素(邪气)侵袭人体,人体正气与邪气相抗争,正不胜邪的结果。因而在治疗上应参考阴阳五行、藏象经络、病因病机、辨证论治等基础理论,在整体观念和辨证论治思想指导下确立治疗原则,强调抓住疾病本质,针对主要矛盾进行治疗,以恢复机体阴阳协调平衡和内环境相对稳定为目的。中医的治疗不仅重视致病的邪气,更重视邪气所致气血阴阳的盛衰与脏腑功能的失衡;不仅注重调理脏腑、经络、四肢、官窍等形体的不适,也注重治疗神魂魄意志和喜、怒、忧、思、惊、恐等神志和情志的异常;既重视出现症状的局部,更重视整体的协调平衡。正邪兼顾,形神合一,局部与整体并重,因而具有整体调节的优势。如暑夏时节的感冒多为胃肠型感冒,患者除了有恶寒发热等卫表不和的症状,还有脘痞、恶心、便溏,舌苔腻等湿困脾胃的症状,在治疗时除了应用藿香、佩兰等祛除外湿的药物,还需要苍术、茯苓、砂仁等药物化湿醒脾,待脾气健运,水湿得化,外湿自去。再如肝主藏血,在体为筋,军事训练中肌肉痉挛、韧带损伤等筋脉拘急疼痛的病症可以从疏肝活血论治;肾主骨,军事训练过度或战伤所致的腰酸腿软、筋骨无力或骨折等,应用补肾的药物或针灸肾经俞穴来治疗。上述中医学相对现代医学的仅从病原学角度认识疾病,更全面、治疗更有效。

“形神合一”是军事中医学整体观念的重要内容,认为人的情志变化与脏腑功能和气血盛衰密切相关。脏腑功能协调、气血充盛则情志正常,若脏腑失衡、气血亏虚则易致情志的异常;反之,长期或过度的情志变化也会影响脏腑功能、耗伤气血,导致伤病的产生。如军队的特殊环境与军事作业易致精神紧张,尤其是年轻的官兵,长期的精神紧张可能会引起气机郁滞、心血耗伤,而出现失眠健忘、胸闷不适、心神不宁等症状,临床上中医治疗除安神外,配以调畅肝气、补益心血等治法,取得了非常满意的效果。现代战争中参战人员的心理伤害越来越明显,这已在经历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士兵中得到证实。研究者认为,心理障碍的出现与参战人员经历爆炸场面、高压战争环境,以及身体的创伤等多种因素有关,其实是许多身心疾病交叠在一起出现的症状的集合。虽然英、美等国对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但由于其致病机制复杂,目前在治疗上还没有取得大的进展,仅靠使用抗抑郁和镇痛药物来缓解症状,用精神和行为疗法进行辅助治疗,疗效不佳。而中药和针灸可以通过调理脏腑,调畅气血等方法提高军队人员心理素质、降低心理应激所引起的症状,疗效显著。一些中医古方、名方对战争心理创伤更是具有良效,如温胆汤可改善失眠、惊恐不安、噩梦纷纭伴胸闷、恶心等不适;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可用于情绪低落、极度抑郁者。在未来战争与军事训练中,心理损伤越发突出,中医药针对此态势,身心并调的理论与实践在应对复杂心理合并躯体损伤中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

(五) 许多技术简便廉验,便于推广与实施

中医的治疗方法丰富多彩,除了许多效验的中成药用于军队人员常见疾病的防治,如保济丸、藿香正气水防治肠胃型感冒与水土不服的吐泻;仁丹、十滴水防治中暑;京万红治疗水、火烫伤与烧伤;红花油、云南白药及伤湿止痛膏防治伤痛等。还有许多实用技术,如针灸、推拿、按摩、刮痧、薄贴、火罐、温热(烫法)、水疗、蜡疗、捏脊、刺血等治疗方法。这些实用技术以中医理论为基础,广泛用于感冒、吐泻、训练伤痛等军队人员的常见病与多发病。同时,这些基础技术理论相对简单明了、操作方便、效果显著,易学易用,不良反应少,所需器材简单易携,非常适于军队的推广应用。如急性腰扭伤是军队训练中最常见的训练伤之一,现代医学强调让伤者卧床、服用止痛药物,对病程的缩短与减轻伤者的痛苦并不能很好地解决。而军事中医学的推拿、按摩则能非常有效地减轻乃至消除伤者的疼痛,而且能显著缩短伤势痊愈的时间,对于保证军队训练具有不可